

前日在一家餐厅等饭，闲坐时观赏了一面墙壁上所挂书法作品。那是摘抄李白《将进酒》的句子。其中就把“斗酒十千恣欢谑”的“斗”写成了“鬪”。事实上，这里的“斗”是个量词，读三声，只能写作“斗”。前不久看到有人指出某书法家的繁简错误，其中“皇后”“后主”的“后”不可写成“後”，“子丑”的“丑”不可写作“醜”，否则就犯了常识性错误。有一次看一美术作品展，画作不敢评，只见一幅气势雄浑的长城画卷上，有题诗一首，其中就把“出发”的“發”写成了“理发”的“髮”，真是有点难为情了。忘了哪位前辈说的，那意思是，对于画作而言，题字

其实，书法里的字是否都必须由简转繁，还是可以讨论的。当代人都是识简体字读书写作过来的，突然要用繁体写字，就要一律回到古代而且还不能有错，实在不是件轻松的事。我们不看徐沫若、赵朴初的书法，其实也都是繁简夹杂。前日买了一本《赵朴初书法作品》闲来翻看，发现先生特别喜欢抄写一首自己的诗赠送朋友。诗中有“为晚晓霞隐海色，不辞坐白鸥沙”句。而这“爱”字，在多幅作品里就写法不一，其中又以不加“心”者为多。这当然不是标准，但写字要放松，而不刻意追求所谓“古意”，也是现代人应该有的心态吧。

【顾童忆往】 邵元宝 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

荒凉的底色

了。

皖南农舍，主体木架子结构上随便铺几块隔板，便美其名曰“阁楼”。有几次趁大人们都出门去，梯子又正好放在“阁楼”旁边，我就慢慢爬上去。结果大失所望，除了一些老旧农具废弃的零件，就是厚厚一层积灰。

几本“小画书”早已霉烂。小英雄雨来眉毛有多浓？小常宝鞋帮有多高？武功盖世呼延钢鞭有几节？我都了然于胸。

直到小学毕业，除了几乎每页都嵌有谷物外壳或稻草的土纸教科书，不仅其他的书籍甚为稀罕，就连像样的纸片也难得一见。好几年小学作业本都是父亲收集香烟盒子，展平之后，让妈妈用针线装订而成。

单从“文化”的角度看，我生命的底色是何等荒凉啊。

从两三

岁记事起，

到五岁半上

初级小学，我基本上是被“放养”，到处“瞎lie”（随便玩耍）。先是在家里想出各种玩法，但条件有限，一共三间草屋，墙角落落，一览无余。

“玩具”更谈不上。有天晚上梦见妈妈从走村串户的货郎担上买了两只嫩黄嫩黄的塑料小鸭，就摆在床沿给我玩。然而早晨醒来，踪影全无！

幼年时代哪个男孩不曾，在饥饿驱使下寻找过食物？妈妈的床头柜，奶奶的衣箱，但凡可能藏东西的所在，无论是否上锁，迟早总要撬开来。米缸里有没有捂着青柿子的“炒米糖”还剩多少？堂屋条几抽屉里有没有姑妈们孝敬奶奶的零食？这些小小秘密，全家没有谁比我更清楚的。

乒坛名宿、游泳教练、羽球大师，站在郭指导身边的“云教练”。我在抖音上关注了退役的奥运冠军们推动体育运动融入日常，奥运不止是竞技，倒是其次了。

我热爱打乒乓球，也在抖音上关注了退役的“郭指导”，站在世界冠军领奖台上的郭焱，在群众身边已经成了“郭指导”。前世界冠军的样子，通过退役的奥运冠军们推动体育运动融入日常，奥运不止是竞技，倒是其次了。

我热爱打乒乓球，也在抖音上关注了退役的“郭指导”，站在世界冠军领奖台上的郭焱，在群众身边已经成了“郭指导”。前世界冠军的样子，通过退役的奥运冠军们推动体育运动融入日常，奥运不止是竞技，倒是其次了。

随着电视剧《我的阿勒泰》的热播，原著作者李娟的名字进入了公众视野。其实，在文学界李娟早已成名，她已拿遍了文学界各大奖项。她那清新脱俗的散文，她那坎坷的人生经历，使之成为当今中国文坛的一颗最闪亮的新星。作家刘亮程这样评价李娟：“只有像李娟这样不是作家的山野女孩，做着裁缝、卖着小百货，怀着对生存本能的感激与新奇，一个人面对整个山野草原，才能写出不一样的天才般的鲜活文字。”

我觉得李娟的作品和人生远比电视剧更真实、更丰富，是一个超越世俗的极其丰盈的更加治愈的精神世界。看了李娟的《遥远的向日葵地》《我的阿勒泰》之后，我归纳出李娟散文的几个特质：纯真、有趣、生命、治愈、批判。第七届鲁迅文学奖给李娟的颁奖词这样说：“李娟的散文有一种乐观豁达的游牧精神。《遥远的向日葵地》中，那块令人心忧的年年歉收的田地，不竭地生长着天真的喜悦。她的文字独具灵性，透明而慧黠，边疆生活在她笔下充满跳跃的生机和诗意。”

《我的阿勒泰》中有一金句：“哪怕再颠簸的日子也要闪亮地过”。问题是李娟是怎样做到这种豁达和闪亮的？在凤凰网文化直播间的访谈中，李娟有两句活给了我答案：“如果心态不对，贫穷是一件很可怕的事。”“快乐是我的情面决定，悲观是我的智商决定的。”

“冷奥运”与“热体育”

高不可攀，而在抖落”了她的亲切随和。80万网友追更她的直播。很有意思，在乒乓球迷的粉丝里，来自县城的老年早合这个群体起得最早。特意把一天中最早的清展，这些老前辈论坛上很容易分辨。显因为手写出，或偏劳，就来自他技术讲解也像老师题集”，网友们把自拍频发在私信和粉丝群，首先，她归集问题并告诉他们为什么国墙被打破，越来越到这项国民运动的缩影中能看到一种。一方面是体育运动普通人不仅获得了更多线下的运动空间，可安放常人多。体育健身的运动场在增多，还因为社交媒体的普及，获得了越来越多线上接受高手指导的机会。另一方面，也是我导的机会。另一方面，也是我最看重的，看到了退役运动员最精彩的人生，在开放的生活中找到了自己的旷野，在事业巅峰后人生的路可能越来越窄的时候，找到了能在自己擅长的领域继续给观众演绎精彩的路径，当自己人生的冠军。

在社交平台上，一些退役运动员走出了新路。领奖的荣耀只是一瞬，可生活的路很长，人们希望这些为国家荣誉流过汗、为观众奉献过“更高更快更强”精彩比赛的人，能继续受到他们所热爱的体育运动的滋养，而不是随退役而黯然落幕。体育是一种积极的生活，而不是工具，体育融入社会的方式不靠“冠军”，还应该有很多。



友善笑容

图/文 施用和

今年三月的一个傍晚，在孟加拉吉大港码头，我用索尼便携式无反一体化黑卡相机拍摄的孩子。尽管他们生活在贫困的环境中，却保持着热情和友善的笑容。透过这些明亮的眼睛，可以看到他们对生活的乐观和对未来的向往。

随手拍专用邮箱：
ycwbwyb@163.com

【昙花的话】 尤今 新加坡作家

幸福滋味

在
西非加个
纳一无
水的小
电的小

农村里闲逛，房屋都是以木板和茅草因陋就简地盖成的，到处都是烂泥坑，孩童赤足在泥地上跑来跑去，释放永远也用不完的精力，点点污泥与笑声齐齐飞溅。少女三三两两地跑到远处的溪边汲水，沉甸甸的水桶摇摇欲坠地顶在头上，她们却依然能够健步如飞。我常常感叹，生活就是一把熊熊的烈火，能够淬炼真金。

时值晌午，一股一股浓郁的香气从茅屋里飘送出来，层层叠叠的，与空气纠缠、糅合。啊，眼下的生活也许有着无数折磨人的琐碎，可是，食物却很好地安抚了情绪。

在一所浓香扑鼻的茅

屋前驻足，看到在屋外探头探脑的我们，忙于炊事的妇人笑意盈盈地说：“进来，请进来坐坐呀！”她在熬汤，在汤里放了熏鱼、小辣椒、番茄、大葱、花生酱；丰盛的调料使香气变得波澜壮阔，我仿佛看到汤的魂魄在屋子里恣意游走。她的女儿呢，在一旁准备主食——将煮熟的玉米和木薯捣成泥状，做成加纳村庄里人人爱吃的团粿。食物丰盛，母女心情绽放如花。

午餐准备好了以后，不待呼唤，其他孩子便飞奔回家了。

哪怕再简陋的村庄、再不堪的房子，只要有袅袅的炊烟、热汤的香气，就有了家的味道、家的温暖，能吸引孩子归心似箭。

人间烟火里，融合了无可更易的幸福滋味。

【不知不觉】

钟红明 上海《收获》杂志副主编

清醒的坠落

看了
一辈子小说，
却并不

不热衷看那些描述文人的小说。至于前辈作家人的故事，看“纪实”是否更有意思？

最近却看了一部罗伟章刊发在《收获》上的长篇小說《红砖楼》：上世纪八十年代，东轩市的作家、艺术家聚集于一幢红砖楼，前来朝圣的文艺青年络绎不绝。那也是文人的“高光时刻”，不免眼红倨傲，放大“怪癖”，男主盛华研究并欣赏孙云桥的小说，却被孙冷淡拒绝见面，阴差阳错，被冉强拽入自己的“队伍”。冉强不过是写过一部三流爱情小说的过气作家，时时刻刻都仿佛镜头前表演，戴着白手套迎接客人，家里墙上挂满与历任市领导的合影，但他却塑造造成东轩市文学界的领军人物，最后他干脆搞一套世界文豪排名，将自己打造成与屈原、鲁迅并列的“世界文豪”。

这本是个显而易见的笑话，东轩市某领导却下令为其立起巨型塑像……

冉强这个人物，可憎又可怜，极具讽刺性，让每个人洞见荒诞背后的的人性。但为何他能被人推崇？尤其是，盛华鄙夷冉强，却在其暗示下写文章揭露孙云桥“抄袭”。他如此清醒，却为何无法遏制自己“逢迎”的脚步？一边清醒地自审一边“堕落”的背后，是怎样的利益考量？在小说的最后，红砖楼的住客散去，但自我更新之路，何其艰难。

罗伟章在小说创作谈里写道：它（小说）会告诉你，你打听的，只是水面上的泡沫，不是水；你身处潮流，却错过了时代，因为你不懂得，如果“时代”不能与自我的生命细节和个人立场血肉相连，它就是空的……小说还要告诉你，别说身边的恶行，就是万里之遥的罪恶，你也有份。如果敲响了丧钟，它为别人敲响，也为你敲响。

深入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精神 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 推进中国式现代化